

## 青途

郭錦鴻

我伏在案上，四周煞是漆黑。按中隊長的指示，今天該有四個死囚被關進這兒來。已經四時了，連成怎麼還未扣他們到來呢？唉！這工作真不好做，每次看見那些死囚，都不禁有點感慨。面對著人生的最高懲罰，問你是打家劫舍的窮力硬漢，或是姦淫擄掠的滔天惡霸，都得怕，都得屈服。在這生命的路途上的最後一站，他們該是得到一點鼓勵和支持的，然每當我盡能力慰解他們，中隊長卻叫我要他們受一點折磨，說是大痛前一點小痛的中和。

我看看手上的死囚名單，四個都是男性，一個年紀較大，六十七歲，兩個是中年的，四十五和四十七，還有一個最年輕，二十三歲，唉，真是——

「來了！四人幫來了！副隊長請開門！」連成的聲音從鐵門外叮叮噹噹的鐵鍊聲中傳來，沉沉地劃破黑暗的默靜，我這才清醒過來，便匆匆啟門。

「青途四人幫，到囚室報到，來了，來了——」連成按照領囚入牢的儀式，歌唱式報到。

我開了燈，坐回椅子，囉囉嗦嗦一番，四個死囚已立在我桌前，等待我宣讀他們的刑期。

「金炳，姦殺重犯，兩天後行刑，一號囚牢。」

「梁得快，販毒、走私，三天後行刑，二號囚牢。」

我抬頭看看他們，搖手示意連成等人把他們先押進囚牢。隨即繼續朗聲宣讀。

「馬尚中，劫殺，有上訴，三天後有結果。三號囚牢。」

「最後一個是——」我看看站在面前的死囚，不禁嚇了一跳。怎麼——？他竟長得那麼巨大！他的身高足有七尺！而且遍身肌肉，

髮長及胸，皮膚啡黑，嘴邊長著疏疏的鬍子，面上鑲著一對冷冷的暗珠，在黯淡的囚房裏宛如一隻巨型獵豹！

「是——佟志澄，你是——讓我看——是謀殺犯，三天後行刑。」

只見他冷冷的看著我，目光如電，看他一副搏擊的身型，下意識有點懼怕他會爆發超人力量，再次殺人。連成和沈一按著他的肩膀，站在他身旁，他們的高度只及他的胸膛！這個巨人，恐怕是這幾天內囚室的頭號危險人吧！在他轉身前，我看見他緊握在手銬裏的掌頭有一顆殘破的指環，便道：「等等，佟志澄，可知道死囚房內不得有任何飾物？」

佟志澄回首冷冷地看我一眼，沒有作聲。只見他轉身步向囚室盡處暗黑角落的四號囚房，兀自走了進去。

連成和沈一都不禁呆了一呆，看看我，我定定的看著四號囚牢啟開著的門，心覺有點輕鬆——怎麼？這是奇怪的！剛才心中泛起的戒懼隨著他這一個沉默的動作而消失了！我竟然感到——是直覺吧——他並不是想像中兇悍的狂人！

四所囚房在距離隊長桌不足十五米的空間裏各佔一方，牢牢相對，牢與牢之間有道窄窄的通道，被自成一角的四牢劃成一個十字，我們習慣把它稱作「十字架」。

我拿著麻鞭，站在十字架上，朗聲告訴他們：「沒有命令，按照規則，你們不得喧嘩；夜裏不準談話，牢外不得便溺，聽到了沒有？」

眾囚犯點頭回答，只有佟志澄呆在石椅上，冷冷地看著我。

連成在我耳邊低著嗓子道：「這個佟志澄，準又想殺人了吧？」

我呼呼氣，看著佟志澄，一副不屑的樣子，厚厚的唇像被鐵線縫合了，一語不發。

沈一耐不住，拿著鐵棍朝佟志澄的牢房猛力敲打，喝道：「聽到沒有？副隊長在跟你說話！畜生養的聾了耳朵麼？」

我揮揮手，示意沈一冷靜下來。想也未想，我便一步一步向著佟志澄的囚房走去。

沈一和連成拉著我，我寬寬肩，繼續踏步。

「嘻！他媽的！他準是個啞子！」隔壁三號囚房的馬尚中拍拍手，得意洋洋的笑說。

「閉嘴。」我轉頭冷冷道。

佟志澄沒有反應，雙眼依然緊緊的看著我。

站在他的牢房前，我倆都沒有作聲，四周靜得有點可怕。

佟志澄面如獵豹，雖然冷，但我確是感覺不到他殺氣騰騰。他冷冷瞪著我，也似乎已冷冷地回答了我。

鐵閘的叮噹聲再次啟動，眾人都嚇了一跳，原來是中隊長來替更了，今天的工作也差不多了。

沈一和連成見佟志澄沒有甚麼作為，便轉身前往啟門。

我回頭看看佟志澄，他冷冷的眼突然放軟了，視線終於脫離了我，轉移到我頭上一盞吊燈。

我皺皺眉，鬆鬆臂，轉身便走。

一隻巨人的手猛然從背後伸過來，把我的軍帶捏著，然後我被一下子抽到牢邊，冷不防有此一著，我連呼救都來不及，被他一手掩著嘴巴。

佟志澄要發狂了麼？糟了！沈一和連成都聽不到甚麼，中隊長的拍門聲迴旋在整個牢房！

我心急如焚，竭力的掙扎，掙扎，卻聽

到一把極低沉的聲音在我背後傳來：「別怕，我不會傷害你，你是好人。」

我的掙扎慢慢停了下來，他也放開了手。我轉身怒視他，他卻仍冷冷地看著我。

趨前一步，他低聲道：「長官，這夜裏，可會關燈？」

我微微一愕，看見他沉著臉，問得這樣奇怪，不以為意，便點點頭，剛才的緊張一下子無影無踪。

他像是受到很大打擊似的，雙眼微張，如電般凌厲的眼珠異常深沉，眼裏似深藏了極多的說話。他指指手，想想道：「可以——開著燈麼？我怕黑。」

我一怔，甚麼？我不是聽錯了吧？怕黑？他？這真是滑稽的從他的口中說出的話麼？

他嘴角微牽，然後碩大的身體微微移動，退回石床邊熒熒蹲踞一角，再不作聲。

我定定的呆在牢前，剛才的一輪突發事件旋然而消，佟志澄奇怪的舉動令我愣足半天，才被中隊長極不悅耳的聲音召回我的靈魂。

「怎麼了？有美女麼？」

「啊，隊長，」我連忙說。「不，死囚才剛扣來。」

中隊長點點頭，一派嚴肅的樣子，粗黑的雙眉下透出凌厲的眼光。他走到一號囚房，問：「你是馬尚中麼？」

三號囚房內傳出極度興奮的聲音：「在這兒！馬尚中在這兒！」

中隊長看看我，向我作了一個奇怪的手勢，配以奇怪的眼神，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猶如走音小提琴般道：「馬尚中可能免死，他是內地〇〇局最有權勢的李局長的姪兒，十萬元已為我們準備妥當，這幾天我們可要善待他。」

我點點頭，明白了甚麼意思，這種高層經濟學在這兒已是司空見慣。可是我自年前升遷副隊長以來，迄今一分錢也未沾過，善待死囚，不一定要靠這種經濟理論推動的吧？

我忽然想起剛才與佟志澄的一幕，立時記起他那奇怪的要求，便道：「隊長，這夜裏可以不開燈麼？」

「是誰的主意？」

「他——們。」

「多少錢？」

「沒有。」

「那，」他揚揚手。「你下班吧！」

我有點氣憤，也有點兒無奈，是這樣的了？我下班也罷！

沿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佟志澄究竟是甚麼人？看他的拳頭足可活活打死兩頭牛，他竟然怕黑！這是荒誕？還是笑話？

第二天我回到獄中，甫踏進牢室便被一連串的叫聲嚇著。我拋下鑰匙，看到十字架處站著兩個中隊長的部下，其中一個牢好像發生了甚麼事，喧鬧嘈雜。我趨前看看，是中隊長在鞭打佟志澄！我衝上前，緊張地道：「等一會，甚麼事？隊長。」

中隊長有點氣喘，難聽地道：「媽的，整夜刮個沒完沒了——」呼呼氣，再道：「吵得老子毛根都直豎出來。混蛋。」

我看看牢中的佟志澄，他以右手手掌掩著嘴，頭髮散亂，口中的鮮血從手指之間沁出，滿身通紅，顯然已受打了好一會兒。

我問道：「佟志澄，幹嘛？」

他沒有回答，左臂不停顫抖，滿地是血，一束小小的亂髮沾著鮮血，黏在胸前。只見他一聲不發，眼裏像震怒的獵豹射出刀鋒似的光芒。

中隊長拿起麻鞭，隆隆巨響又再次迴旋在整個空間裏，佟志澄毫不反抗，任由鞭打，這倒是奇了，以他這山似的身體，要是

他稍一反抗，中隊長準要賠上性命。他毫不招架，難道他是精神錯亂的麼？

另外囚牢的死囚竟也為中隊長吶喊起來，馬尚中更不絕地吹號歡呼，像看見自己的仇人被人魚肉似的。

中隊長打得瘋狂，特別是佟志澄的左手。直至他的手被鞭打至皮開肉綻時，佟志澄終於動了，我嚇了一跳，恐防有甚麼事會發生，正欲拉著中隊長，卻看見佟志澄把手指上一枚殘破的指環緊緊地以右手握著，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動作了。

我看見佟志澄的血都快流乾了，便請求中隊長饒他一命。中隊長喘著氣，停下來說：「這人——這人十分討厭，他媽的，在晚上老子睡了卻瘋狂地傳出極難聽的哭聲，一會兒又傳出刮石聲，要不是那個狗法官安排，老子第一個就把他處決！」

「隊長，交給我吧。在獄中打死他，也沒有好處。」我打圓場道。看看佟志澄，冷冷的雙目只凝視著手中的指環。

「只消給他一個盛著唾液的早點。」中隊長悻悻然吩咐道。

我愕然，心中寒了半截。就算沒有給中隊長利益，也不需要這樣的狠吧？

連成和沈一也來了，更換衣服後，中隊長便和部下離開。踏出牢室前，他仍然喃喃謾罵。我嘆嘆氣，拿出急救箱，不顧連成他們的勸勉進入四號囚房。

佟志澄看著我，鋒利的神神明顯收斂了。他兀自瑟縮在一角，微喘著氣，拂著手中的指環。

「佟志澄。」我在囚房門前打探的喚著。

他再看看我，兀自低頭，沒有理會我。

馬尚中和梁得快握著牢門不絕地揶揄，被連成和沈一各打了一棍，嘴巴才願意休息。

佟志澄一直沒有作聲，我大步踏到他面前，彎下身子，檢查他的傷口。

佟志澄仍低頭不語，卻沒有避開。我心中暗喜，便為他包紮起來。

整個包紮的過程異常寧靜，沈一、連成、佟志澄和我都默不作聲，梁得快和馬尚中準是以為佟志澄死了，彷彿都怯怯的靜了下來。

包紮好後，佟志澄看我一眼，冷冷的雙目沁出一剎的感激，視線很快便回到手上的指環上。

「可以包紮的傷處我都包紮了，你的左手看來傷得很嚴重，為什麼不讓我看一看？」我裝作漫不經心說。

佟志澄嘴角微牽，又再次以他極低沉的聲音道：「殺了人的手，不救也罷。」眼中隱隱流露出無限的悲怒和委屈。

我心頭一震，這是甚麼話？這話竟出自他——他口中？他——

「副隊長，怎麼了？」這是沈一的聲音，把我的思緒召回。

「沒甚麼，沒甚麼。」我站起來，緩緩步出囚牢。

「副隊長，他們既是死囚，何必再救他們呢？」沈一道。

「死囚就有義務任人魚肉麼？況且一天他們未處決，一天他們就有享受生存的權力，不是嗎？」

「副隊長，你太仁慈了。死囚為何要被處決？可不是因為他殺了人，或犯下彌天大禍，扼殺了別人享受生存的權利，還怎麼說有權利享受自己生存的權力？」沈一正色道。

我愕然。沈一也說得合理，他們只不過是死囚吧，是扼殺別人生命的破壞者，但是——但是我總不忍看見這群將要面臨生命中最痛苦懲罰的人在邁向人生的終站前生不如死般遭人發洩，遭人無止境的蹂躪——至少，給他們一個心靈的慰藉，大概對他們整個心路的歷程，有最後支援的作用——既然我能做到，為何我又不做呢？

我沒有作聲，沈一的話令我想起佟志澄剛才的一句說話：「殺了人的手，不救也

罷。」中隊長瘋狂鞭打佟志澄，他既然沒有還手，那為何他又會殺人呢？

我教連成拿來一份死囚簡短的資料報告，翻到佟志澄那兒，看見犯案原因處寫著：「扼死醫生，手段兇殘，被控一級謀殺」，我細心一看，啊，這是鉛筆寫的字，佟志澄豈非——豈非仍有免死的希望？

但是，中隊長明明只告訴我，只有馬尚中可以免死……那麼，佟志澄呢？我看看——兩個的犯案資料都是用鉛筆寫的！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連成見我看了好半天，耐不住問：「副隊長，有問題麼？」

我把我的想法和疑惑告訴他，他亦不解箇中原委，只皺眉道：「如此，這大概涉及上層複雜的『理論經濟學』吧？」

我倆皆摸不著頭腦。

第二天回到囚牢，這天是金炳行刑的日子。甫回到囚牢，我便立時跑到十字架處看看佟志澄。只見他背門靠壁，盤膝而坐。赤裸的背依然傷痕累累，昨晚中隊長該沒有像昨天般瘋狂鞭打吧？他背著牢門，似在竭力刮著甚麼似的，而且十分專注。我退回一號囚房，拿著豐富的早餐，步進金炳的牢房。

沈一仍舊在背後囉嗦著：「副隊長，既然他們快要死，就不要走進牢房了，要不然他們又發起狂來，真的會殺人——副隊長，要談就隔著門欄吧——」

我沒有理會，兀自走到金炳面前，放下早點，屈膝坐下。

金炳的口不斷地抖動，三號囚房的馬尚中已急不及待的守在牢門發狂似的亂叫亂笑：「死是很可怕的！死老頭！一會兒吊起項子可真難受啊！呵呵！看，看，『彭』的一聲，甚麼都沒有——哇！」連成著力的以木棍擊下，馬尚中也就連連呼痛，討厭的笑聲暫時停止。

「金炳，吃過早餐後，我們就要辦事了。」

這是油炸豬胸，很新鮮的，吃吧！」我看著渾身冷汗的金炳，無奈地說著。

「金炳，你還有沒有心底話要告訴我？」我輕聲問。

金炳沒有作聲，徒手拿起食物，木然的吃著。這是很豐富的早點，對金炳來說，卻也是最無味的早餐。

半小時後，行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向連成他們打了手勢，他們拿來臂銬，在門外等候。

「金炳，時間差不多了，你有話要說麼？還放不下的就交給我，相信我，我願意幫你。」

只見他渾身冷汗，全身發抖，雙腳也發軟了，靠在我旁，如泣似訴的道：「我……我……」

「嗯？」

「活了——六七十年，也錯了——六七十年——」他麻木的呻吟著。

「別怕，熬一會兒，就過去了。」連成道。

「金炳，沒錯，你沒有錯，你不是也苦了六七十年麼？」我說。

「苦——苦慘了……」他無力地嗚咽。

我拍拍他，扶著他一步一步步出囚房，踏到十字架處。金炳靜靜的啜泣著，馬尚中卻得意洋洋的道：「臭老頭！知道了死的可怕吧！別忘了回來告訴我死的滋味！哈哈！」

「沿路——珍重。」佟志澄的聲音突然從四號囚房傳來，連成和我都頓了一頓。

佟志澄倚在牢門，望著金炳，看見我們回過頭來驚愕地望他，佟志澄慢慢地，慢慢地，竟然微笑了。

「珍重……珍重。」金炳復轉過身，由於行刑時間已到，我們不能耽誤，於是連成、沈一和我便繼續攙扶著金炳，把他帶到縲首場。本已軟弱無力的金炳看見漆黑的四周孤立的縲首台，幾乎要倒下來，只見他不斷喘氣，面色青白，宛如一個中了毒的活死人……

「戴上黑布罩，鎖上手銬、腳扣，我們便會把你扶上縲首台。在台上，我們會把二十公斤的鉛鏈繫在你的雙腳，待縲首台板啟動，你很快就得解決了。」連成一面慢慢的說著，一面慢慢的為他鎖上手銬。

預備好了後，金炳的呼吸已急速至極點，那黑布彷彿也要給他呼破。行刑時間已到，一如既往，我和沈一步入監刑室，連成則站在縲首台下。

沈一再步進控制房，我立在室的正中央，透過麥克風向室外宣刑：「金炳，按照本地法例，你犯下彌天大罪，國不可忍，法不可容，依例判處縲首死刑。」

頓了一頓，我再說：「縲首台板啟動時，你將踏上青路，熬一會兒，你就解脫了。」四周只有一片沉靜。

「祝願……」然後我打了個手勢，沈一點點頭，「轟」的一聲，台板啟動掣拉下了。隔著一層玻璃，我聽不到外頭金炳的叫聲是何等慘烈，那竭力掙扎，竭力彈動的身體在不絕地擺動，直到最劇烈的一刻，戛然而止了，金炳僵著的身體緩緩放鬆，放鬆，最後完全鬆弛下來……然後就是沈一關閉縲首台掣，連成檢查並解下金炳的屍體，整個過程不足五分鐘。

「六十七載的歲月，五分鐘的完結……」我不禁又感慨起來。

「難怪吧！無產階級，終是不幸的一群。」沈一道。

不幸……想到這兒，也就不禁想起那連日來令我感到奇怪的佟志澄。佟志澄——也是不幸麼？

第三天，我依舊回到牢室上班。甫踏進牢室，便隱隱感到有點兒不妥。只見中隊長坐在桌上，交疊著雙腳，一面抽著煙，一面數算著一疊疊的鈔票。

他看見我後，難聽地笑了一聲，順勢也就拋來了一疊。

我接過錢，卻依然感到有點兒不對勁。腦中閃過佟志澄被虐待的片段，差點兒捏不住手中的錢。震了一震，道：「啊，隊長，這是——？」

「馬尚中的甚麼甚麼，我昨夜收到的，收下吧。只要準備好後，上級便會送來一封信，還有餘數。」

「明白了。」我點點頭。這時我才聽到一點極微小的刮石聲從四號囚房傳來，啊，是佟志澄！我走前一步，低聲問：「隊長，佟志澄呢？他是富家子——那處是鉛筆寫的字，難道沒有人來救他麼？」

「這個混蛋，媽的，整夜不是哭就是吵！」

「吵？」

「聽不到麼？像現在的聲音，真是難聽至極。」中隊長頓一頓，咳嗽了一下，再道：「他竟敢在老子面前要求夜裏點燈！他媽狗娘養的，便鞭鞭他，任他是跪在老子面前或是甚麼，嘿，他也沒有資格跟大爺吵嘴！」

我愕然，這是甚麼話了？點燈？鞭打？下跪？

我毫不猶豫走到十字架處，探頭看看四號囚牢，只見佟志澄依舊背向牢門，面向著石牆似在竭力刮著甚麼。一陣惡臭掩到面來，差點兒把我臭昏，我低頭看看，那混混的膳食盆上——竟然——竟然盛著一隻恐怖的、血淋淋的耳朵！是——是佟志澄的麼？

我莫名地緊張起來，那邊的馬尚中卻嘻嘻哈哈的發狂大笑。

「佟志澄……」我低聲探問。

他停下動作，頓了一頓，然後繼續的刮著。

中隊長走到大門，連成和沈一也來了。在離開前的一刻，中隊長回頭笑笑道：「副隊長，可別理他，昨晚我已把他的耳朵鞭了下來，這可是他今天最後，也是最豐富的早點了！」說罷兀自大笑。

連成和沈一跑過來，看見如此慘況，不禁瞪目大驚。

我咽了一咽，著連成另外預備一盆早點。

「嘻嘻嘻嘻……今早梁得快已經行刑了，一會兒到你了……哈哈！」馬尚中嘻皮笑臉道。

「去你的！」沈一拿著麻鞭，透過囚牢木柱罅隙狠狠地鞭打馬尚中。「哇！痛死人了！要人命嗎？他媽的狗官！待會兒我出來後，就要你們好看！」

連成端了早點過來，慢慢走進佟志澄的囚牢。

我隨步進內。看看佟志澄，道：「佟志澄，吃早點吧。現在已是九時，一小時之後，你就要行刑了。」

佟志澄沒有回答，依舊的背影，依然的動作。

我扔下手上拿著的鈔票，捧著早點，走到他背後，緩緩彎下身子，問：「佟志澄，你怎麼了？」

他轉過頭來，直把我嚇了一跳。站在牢外的沈一和連成都不禁驚惶失色——佟志澄他——他——他簡直變了個血魔！

「怎麼滿面是血？佟志澄！」我焦急地蹲下。

他看看我，眼中流露了無限委屈，那鋒利的眼神像已無影無踪。

連成和沈一都走了進來，佟志澄放下手中的指環，轉坐過來。

我也盤膝而坐，沈一和連成則悄悄坐到石床上。

「他，又虐待你了？」我擔心地問，問得很沒意義——簡直是明知故問。

「狗娘養的！不是人！」連成咆哮，沈一卻呆若木雞。

「佟志澄，怎麼了？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可以告訴我麼？」

只見他眨眨眼，耳、鼻、口等部位的血都似乎結焦了。慢慢地欠欠身，微顫的手指指石牆，沉沉地道：「都好了。看，美麗麼？」

我看看石牆，啊！這是甚麼？這是一個極美麗的壁刻！一列火車停著，四周是花草樹林，雖是壁刻，卻真的十分別緻！

「這是……這是你雕的？」

他緩緩點頭，滿足地看著自己的作品。

「這是你連夜來刮的東西？就是這個？你用你的指環刮的？」連成有點激動地問。

佟志澄搓搓手中破舊的指環，道：「是的，我媽媽送給我的……是我刮的，是火車。」

我奇怪地看著他，他似有話要告訴我。我放下早點，欠欠身，也就坐近一點。

「火車……火車……」他喃喃道。

「你喜歡火車麼？」

「火車……不……不喜歡……火車黑暗。」說話中似蘊含無窮的深意。

連成道：「佟志澄，告訴我們，為什麼你要殺人？殺了人又為什麼不買回生命？」

佟志澄頓一頓，低沉地說：「媽媽……媽媽……死了……沒錢，醫生……醫生不救她，她死了……她死了……」說罷淚水便湧上眼眶。

「沒錢？」我問。

「沒錢……醫生不救，我要殺死他，他殺死我媽媽……媽媽！」他低泣起來。

「是這樣的。」我低頭，無奈地說。

「那你可以買回免死的！你不是富豪麼？」沈一想起佟志澄的死囚資料是用鉛筆寫的，立刻便問。

「這可是上層出了錯……」我答。

「哼！誤了資料，誤了人命。」連成憤懣道。

「佟志澄，殺了人，的確是做錯了，我明白你的難處，真的，我明白。」

「我……媽媽被害死了，我……我推著……那個混蛋，他撞……撞向玻璃……他死了……我不想殺人……不想殺人！」

我們三人都遽然感到一陣震撼！甚麼？這——這不算是誤殺麼？誤殺是不用死的！

「誤殺是不用死的！」沈一道。

佟志澄顫抖地拭拭眼，吸吸鼻，稍為平伏了，慢慢道：「他們說要我死，說我謀殺，我沒錯，但他們要我死，我要死……」

我鼻子一酸，心想又是上層經濟交易的惡孽！不由得一拳打在地上，激動說：「他媽的又是這樣！」

佟志澄微笑，蠢蠢地道：「火車，你知道嗎，火車，媽媽最愛帶我坐火車。」我靜下來聽著他道。「火車內不好，有壞人，很黑暗，我怕黑，很怕黑。」

他傍在牆上，痛苦地說：「媽媽怕壞人，我怕黑，我想下車，可媽媽要我坐，她說坐多一點以後就不會暈車，不怕黑……」

「你媽媽待你真好。」我輕說著。

「媽媽告訴我，窗外是青路，很美，火車是人生，很暗……很怕……」我愕然，他續道：「媽媽說，火車是人生，有喜悅，有哀愁，沿途不斷有人上車，有人下車，沒有終點，她說，」他冷靜下來，咽了一口，道：「她說有一天她也會下車，我也會，我明白了，我要跟著她下車。」

我有點感動，低下頭，沉默了。

「志澄，每個人，都要下車，你，我，都要，不是嗎？」

「是，我要快點下車，找媽媽，媽媽一定等著我。」

「佟志澄，」連成的聲音有點模糊。「我們願意為你脫罪，脫了罪，你就不用死，好麼？」

「對，我們……我們有錢！」沈一道。

「不，我想下車，車內很黑暗，看不見外面的青路，火車內沒有青路。」

「不！你根本不用死！」連成激動道。

「火車上也有好人，像你們，」佟志澄微笑緩緩說著。「但……但累慘了。」

「很累，是嗎？」我酸著鼻子，低聲問。

「累了，坐火車很累，很累的，你不是嗎？」

「你不怕下車的痛苦麼？下了車，也……也就再不能走回頭路。」

「下車不痛，我不怕痛，像金炳，熬了兩秒，便過去了……下車不痛，下了車麼，我以後都不上車。」

我點點頭，領會他短短黑暗過去，也知道，他的意志，已是堅決的了。

他顫抖輕按手中的指環，道：「長官，我可以……帶它回去麼？是媽媽死時送我的……我……我……我……我希望可以帶回媽媽那兒……」

我用力的點頭，道：「吃吧，這是我的早餐，沒甚麼可以送你，這個就——就當作預祝你重踏青途的心意吧。」

佟志澄看看早點，看看我，莞爾而笑。

我們靜靜陪伴佟志澄吃著最後的早點，整個牢房都似驀然沉默了，空氣大概都凝住了，只有那若隱若現的含嚼聲，間歇迴旋四周。

九時五十分了，沈一和連成拿著手銬臂鎖，站在牢房外準備著。

「志澄，差不多了，你決定了麼？」

他笑笑，沒有作聲，嘴邊那結焦的血塊微微裂開，血絲又漫漫透了出來。

「志澄……那好……你有甚麼話要告訴我麼？」

他依然微笑，緩緩站起來，沒有作聲。

馬尚中看見我們，雀躍萬分，更不絕的揶揄佟志澄。佟志澄甚至沒有瞥他一眼，任由他瘋子似的大笑。

到達縲首場，連成為佟志澄裝上鐵扣和鉛鏈，我沒有走入監刑室，只走到佟志澄身旁，道：「志澄，一切已經準備好了，你很快便可以下車，可以看到青路，看到你媽媽……」

佟志澄微笑，但身體開始有點微顫，呼吸也開始喘促。我心酸地看著傷痕累累的他，心中不禁長嘆。

連成拿來黑布罩，準備籠上他的頭。佟志澄突然止住微笑，轉過頭來，低低道：「長官，可否……可否不用罩上這個？我怕黑。」

我愕然。

連成看看我，我點點頭，他便收起黑步罩，順勢拉下縲首縲，圈在佟志澄的頸項。

沈一已經在監刑室內準備妥當，四周的空氣都靜止下來。連成站在台下，低低地像流下淚了。我鼻子不禁也酸了起來，只呆呆地看著佟志澄孤獨、微笑地站在縲首台。

沈一在監刑室內叫道：「副隊長，時間已經到了……副隊長！」

茫然看著低泣的連成，我低頭吸了口氣，台上的佟志澄的喘氣越來越烈，整個身子開始劇烈地抖起來。

我再深深地吸了口氣，沉沉、慢慢道：「佟志澄，按照法例，你，你，你犯下彌天大罪，法不可容……依法……判處縲首……死刑……」我終說不下去，沈一在室內激勵著我：「副隊長！不要這樣！不是為他好麼？讓他快點……！」

「縲……縲首台板啟動時……你將踏上青路……熬一會兒……你就——解脫了。」

佟志澄微笑著，口中不斷念著「媽媽」，我揚起手，實在——實在是放不下去。

沈一叫道：「副隊長，別這樣，快！讓他走上他的青路！」

我閉著眼，咬咬牙，霍然放下手，「隆」的一聲巨響，我的心也倏地往下直墮。台上的佟志澄極度痛苦地掙扎，掙扎，面上早已結焦的血疤湧出鮮血，汨汨的往腳下流著。他雙手竭力的拍抓著像要衝破銬子，卻彷彿也竭力制止著自己的掙扎，然後不斷慘叫，哭叫，哭笑，一點點的汗水從台上發下，灑到我的臉上，也灑在我的心裏。

我趨上前，被連成攔著，他盡是淚痕，道：「別去！副隊長！只是個普通死囚！幹嗎？別去！」

我茫然看著他的掙扎漸微……直至……完全靜止……

縲首台又回復一片寥寞……

連成慢慢收拾著，沈一站在我身旁，我們都沒有作聲。



收拾一切後，我們默默回到死寂的囚牢。三號牢房的馬尚中見我們到來，拍手歡呼，嘻嘻哈哈的笑起來。

我們三人都默不作聲，心中各自想著一些東西。忽然鐵門敲響，原來是同袍送來了一封信函。

「嘻嘻嘻哈！來了，信來了！自由了！我快自由了！滾蛋。」

我百般不願地拆開來看，信中寫著：「馬尚中叔父李萬蓬昨與貪污集團糾紛遇害已亡。」

我心頭一涼，喜悅的心倏地充滿，連成和沈一都高興地睜大雙眼，面上盡是雀躍之色。

「馬尚中，你真的快自由了。」我愉快地說。「連成，沈一，準備好了沒有？」

他們異口同聲地喝了一聲。

「那麼便讓他自由吧！」

為馬尚中鎖上臂銬時，他依舊瘋瘋癲癲不斷地大笑，似乎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和沈一、連成微笑點頭，在這寂寞的囚室中，在十字架處，在搖曳的吊燈下，慢慢地帶走馬尚中，帶走這最後的死囚。

——全文完——

後記：本小說主角佟志澄的性格設計意念來自西方電影《綠里奇蹟》(The Green Mile)男配角加芬，但不盡相同。

